



Tony Judt

托尼·朱特作品

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重估价值

——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美]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

林骧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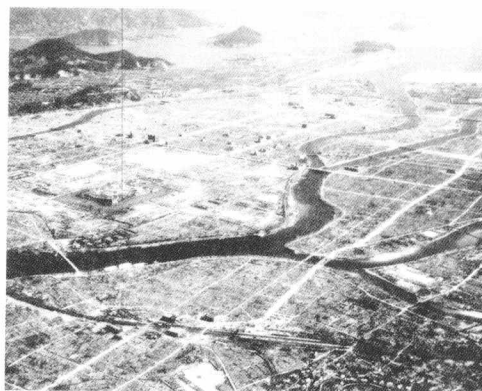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43957

B151
08

托尼·朱特作品



重估价值

——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美] 托尼·朱特 (Tony Judt) 著
林骧华 译



B151/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美)朱特著;
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574-7

I. ①重… II. ①朱…②林… III. ①思想史—
研究—20 世纪 IV. ①B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158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重估价值

——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美〕托尼·朱特 著

林骧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574-7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1/4

定价:5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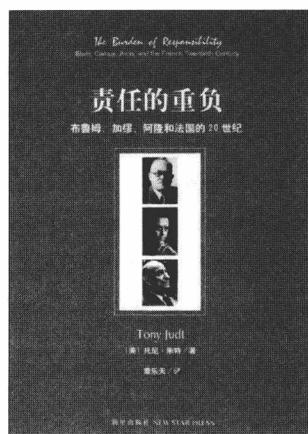
托尼·朱特作品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译者：章乐天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又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严肃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托尼·朱特对他们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再解读，指出他们的许多共同点。

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战后欧洲史》

译者：林骧华、唐敏等

汉娜·阿伦特在 1945 年曾说过：“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托尼·朱特提供了一种对欧洲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填补了主流叙述的空白。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展现出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面貌，描绘了人们在这段风谲云诡的历史中的活动轨迹。这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沉默里以及不在场的故事。现在，朱特说：“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沉痾遍地》

译者：杜先菊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就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們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朱特重新激活了我们的政治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和更好的生活。

这部精炼的作品凝结了托尼·朱特一生的思考，将他对历史和现在的洞悉嘱托给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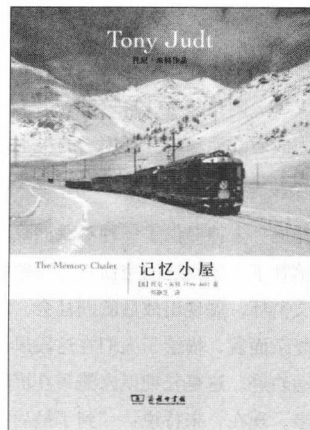


《记忆小屋》

译者：何静芝

这是托尼·朱特逝世前写下的最后一本书，每篇文字都是他对个人体验的一次回顾，也都最终引向了对历史背景的整理和评述。

他写到了自己对伦敦一些公交线路的迷恋，并进而展开了对公共礼仪和战间期城市规划的深思；他也写到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谈及欧洲人观点不一的性别政治，并最终断定自己那一代人“是富有革命精神的一代，但是却错过了革命”……他记下的各种成长琐事、旅行见闻和学术生涯的体悟汇成意识的溪流，轻松地荡起波纹，接着又流向各种有趣的方向。



托尼·朱特著作目录

《1921—1926 社会党的重建》

《1871—1914 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国左派起源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左派：1830—1982 法国劳工与政治研究》

《1939—1948 地中海欧洲的抵抗运动与革命》

《并非完美的往日：1944—1956 法国知识分子》

《大幻想？——欧洲论稿》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战后欧洲史》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

《沉疴遍地》

《记忆小屋》

《思虑二十世纪》

《欧洲的惩罚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与扬·格罗斯和伊斯特凡·德雅克合著）

《语言、民族与国家：多元语言时代的认同政治》

（与丹尼斯·拉孔合编）

《要么赞成我，否则就是反对我：全球反崇美主义研究》

（与丹尼斯·拉孔合编）

REAPPRAISALS

by Tony Judt

Copyright©2008,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3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

安妮·克里格尔和

乔治·利希特海姆

鸣 谢

本书各篇文章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应刊物或报纸的编辑之约而撰写的。让作者——至少是本书作者——摆脱对自己熟悉的材料的依赖,这样显得更好些。因此我非常感谢以下各位,多年来,他们敦促我在不熟悉的框架和环境里去著述各种新鲜的主题:迈克尔·汉德尔索尔茨(《国土报》),亚当·沙茨(原供职于《民族》周刊,现供职于《伦敦书评》),玛丽-凯依·威尔默斯(《伦敦书评》),列昂·维塞尔梯尔(《新共和》),法利德·扎卡利亚(原供职于《外交》季刊,现供职于《国际新闻周刊》)。我要再一次特别感谢《纽约书评周刊》的罗伯特·西尔弗斯,他使我鼓起勇气来写美国外交政策,他也是第一个鼓励我写以色列问题的人。

我乐于再次感谢维利代理公司的莎拉·查尔方特和安德鲁·维利的建议和鼓励,感谢企鹅出版公司的斯高特·摩厄斯的不断支持和兴趣。这本书题献给安妮·克里格尔和乔治·利希特海姆这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杰出的辩论文章作家以及对他们所处的世纪的杰出解说者:她在巴黎,他在伦敦。若没有他们的激励榜样——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支持——我就不可能走上学术生涯。谨借出版本书的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2007年9月于纽约

目 录

鸣谢 1

引论 我们失去的世界 1

第一部分 黑暗的心

第1章 阿瑟·凯斯特勒,典型的知识分子 27

第2章 普里莫·莱维的基本事实 47

第3章 马内·斯帕勃的犹太人欧洲 69

第4章 汉娜·阿伦特与“恶” 80

第二部分 知识分子约言的政治

第5章 阿尔贝·加缪:“法国最好的人” 105

第6章 精心表述:路易·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 117

第7章 埃立克·霍布斯鲍姆与共产主义浪漫史 127

第8章 告别那一切?

——莱泽克·科瓦考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141

第9章 一个“思想的教皇”?

——评约翰·保罗二世与现代世界 161

第 10 章 爱德华·萨义德:无根的世界性 178

第三部分 迷失在转型中:各个地方和各种记忆

第 11 章 惨败:1940 年法国陷落 197

第 12 章 追忆似水年华:法国和它的过去 214

第 13 章 花园的土地神:托尼·布莱尔与英国的“传承” 239

第 14 章 最不像国家的国家:比利时为何重要 254

第 15 章 历史与欧洲之间的罗马尼亚 271

第 16 章 黑暗的胜利:以色列的六日战争 293

第 17 章 长不大的国家 311

第四部分 美国的(半个)世纪

第 18 章 美国的悲剧?——维特克·钱伯斯案例 323

第 19 章 危机: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古巴 338

第 20 章 幻想家:亨利·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 368

第 21 章 这是谁的故事?——回顾冷战 396

第 22 章 羔羊的沉默:论自由美国的奇怪死亡 413

第 23 章 良好社会:欧洲与美国的对比 423

跋 重现的社会问题 442

索引 464

引 论

我们失去的世界

本书的各篇文章写于 1994 至 2006 的 12 年间。它们涵盖的题材范围非常之广——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罪恶的记忆——其地缘范围从比利时到以色列。但这些文章主要关心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观念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本书收集的最早的一篇论文讨论阿尔贝·加缪,最近的一篇讨论莱泽克·科瓦夫斯基。其二是在一个遗忘的时代里晚近历史发生的地点:在理解中体验那个刚刚结束的动荡的世纪,以及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的难度。

这些主题当然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它们同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刻也密不可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想,我们在回顾中应该将“1989—1991 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和“灾难性的美国占领伊拉克”之间的半个世代看作是被破坏成性的人吞噬的岁月:大西洋两岸在 15 年时间里政治上无能,浪费了机会。我们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 20 世纪留在身后,大胆地跨入新世纪,在自说自话的、半真半假的事实面前止步: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单极的美国契机,不可避免地迈向全球化和自由市场。

我们在西方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热诚,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 20 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那个”属于过去,“这个”属于现在,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

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我们不仅不太懂得过去——这一点很不明显,而且在我们的经济计算、政治实践、国际战略,甚至在教育的有限选择方面,固执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能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

当我在90年代写作的时候,当我在2001年9月11日后写作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震惊于当代这种情形——故意地坚持“不想”理解目前在国内、国际的两难处境;“不想”更加关心地听取早先各个时期一些智者的话;坚持积极地寻求“忘却”而不是记忆,否定延续性,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宣称创新。这看上去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唯我论。正如20世纪初的各种国际事件开始表明的,这种态度也可能是相当鲁莽的。晚近的历史也许会继续伴随我们若干年。这本书尝试将上述态度放在更敏锐的焦点上来观察。

我们几乎无法将20世纪丢弃,但已经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它们不停地作为“教训”而被提起,但是人们在实际上是不理睬的,也不以为是教训。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刚刚过去的历史最难认识,最难理解。而且1989年以来的世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对于难忘往事的人而言,总是带来一种距离感和游离感。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里,业已消失的旧政权下的甜蜜生活使年长的评论家们深感惋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了将近一百年,对战前生活唤起的回忆,典型地描绘了(并且至今仍在描绘)一种失去的文明,一个其憧憬被炸得粉碎的世界:“从此不再那样天真。”〔1〕

〔1〕 “这样的天真绝不会,
绝不会在以前或者以后,
犹如改变自己,去经历,
却一言不发——人们(转下页)

但是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惋惜法国革命以前的世界,或者 1914 年 8 月之前的欧洲文化与政治风景的消失。但是他们并未“遗忘”那一切。不会忘记——因为 19 世纪的许多欧洲人缅怀法国革命的改革事业和意义。革命的烈火并未烧毁启蒙运动的政治辩论和哲学辩论。相反,法国大革命及其结果广泛地支持了那同一场启蒙运动,从中产生了(无论对朋友、对敌人都一样的)下一个世纪公认的政治理论和社会计划的源泉。

与此相似的是,1918 年以后,人人都认为往事不再,战后世界的特殊状态应该使每一个人懂得并且质疑 19 世纪经验与思想的长期阴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党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与“产业主义”——总而言之,即 20 世纪世界政治的建筑砖石——都是 19 世纪的产物。甚至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人都相信“在 1910 年 12 月前后,人性改变了”——欧洲世纪末的文化动荡彻底改变了知识界的交往语汇——无论如何都奉献了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在无形中对抗他们的先辈。〔2〕历史重重地压在现实的头顶。

相比之下,如今我们相当轻松地面对上一个世纪。可以肯定,我们在一切地方记住了它:博物馆,圣殿,碑文,“历史遗迹”,还有历史主题广场,都在公开地提醒着“过去”。但是我们选择纪念的是 20 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别性质。官方对 20 世纪的绝大多数记忆,要么是公开的“辉煌怀旧”(颂扬名人,庆贺著名的胜利),要么根据时机,逐步地、有选择地认可和回忆苦难。后者典型地是

(接上页)离开整洁的花园,

千万场婚姻

维持了只是片刻:

天真从此不再重现。”

——菲利普·拉金,1914

〔2〕参见赖顿·斯屈切,《卓越的维多利亚名人》,1918 年初版。

- 4 某一类政治教训：一些已经做过但永远不该忘记的事情，一些已经犯过的但绝不可重犯的错误。

20 世纪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道德记忆的宫殿：一些起教育作用的历史性恐怖事件陈列室，它们的标牌是“慕尼黑”或者“珍珠港”，“奥斯维辛”或者“古拉格”，“亚美尼亚”或者“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以“9·11”事件作为多余的尾声，这对于想忘记一个世纪的教训或者从未正确地吸取教训的人来说，是一份血腥的续篇。这种对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独特的恐怖时代的深刻表现（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走出了那个时代），它的问题不在于描述——20 世纪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时代，是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普遍遭难的、或许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这个问题是一种启示：“那一切”现在全都远离了我们，它的含义很明确，而我们现在可以（不受过去所犯错误的妨碍）迈进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时代了。

但是这种官方的纪念，无论它的动机多么善意，都不能强化我们对过去的评价和意识。它是用来作为一种替代的。我们不是将晚近的历史教给孩子们，而是带他们去博物馆和纪念馆走马观花。更糟糕的是，我们鼓励公民们和学生们通过一种具体的方向，用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的苦难来观看历史及其教训。今天，对晚近历史的“共同”解说就这样包含了各自历史的多方面碎片，其中每一种（犹太人的、波兰人的、塞尔维亚人的、美国人的、德国人的、亚裔美国人的、巴勒斯坦人的、爱尔兰人的、同性恋者的……）都举出与众不同的特色，用武断的口气表明自己如何受难。

由此导致的一种拼镶画面无法使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它将我们隔离了。原先那种在学校里教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有什么缺点，无论如何选择自己的重点，也无论它们的启示作用多么像无情的实用工具，它们至少有一种优点，即为了今天的经验而将历史作为参考材料提供给一个民族。世代代教给中小学生和大学

生的传统历史,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名称、地方、铭文、理念、典故,可以纳入一种记忆中对过去历史的叙述。但是在当今时代,这种过程颠倒了过来。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它本身的样子来一致地叙述。它的含义只服务于我们当前关注的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许多方面。

5

对待历史的这种相互之间不一致的间离性质(目的是为了在我们认识历史之前,就用某种当下的意义或教训来驯化历史),其部分原因无疑是出于迎合当代社会急速变化的需要。“全球化”概括了从因特网到前所未有的跨国经济交流规模的一切事物,剧烈地搅动了人们的生活,其方式是父辈和祖父辈难以想象的。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熟悉的、看来是恒久不变的许多事物,如今迅速地湮没了。

传播业的扩张,伴随着信息的细碎化,造成近年来各种社群之间的鲜明对比。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获得信息的渠道还十分有限;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群里,他们好像知道许多同样的事情,其原因是全国性的教育,国家控制的广播与电视,还有一种共同的印刷文化。今天的情形恰恰相反。除了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世界上大多数人可以获得几乎是无限量的信息资料。然而,若没有一种超越少数精英而且始终存在的共同文化,那么,人们选择或遇到的具体信息和思想就取决于各种各样的趣味、倾向和利益。岁月流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个快速多元化的同时代人的世界缺乏共同认识,更不用说看待先辈们的世界了。

这一切都属必然无疑——而且会使未来的民主统治波动不安。不过,分裂造成的变化,甚至是全球性的转型,其本身并非没有先例。19世纪晚期的经济“全球化”恰恰也是分裂造成的,所不同的是它的含义从一开始起就是明白的,而理解它的人却少之又少。“当前”时代的转型的意义是一种独特的无忧无虑状态,我们

就此抛弃的不仅是过去的实践——这非常正常,而且不大会引起警觉——而且还有他们的记忆。一个刚刚过去的世界,早已多半被遗忘了。

6 那么,在我们匆忙地将 20 世纪丢在脑后时,我们弄错了什么?它看起来很奇怪,我们(或者说至少是我们美国人)已经忘记了战争的含义。或许这部分地是因为战争对 20 世纪造成的冲击尽管是全球范围的,但是并非到处都一样。对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亚洲的许多地区来说,20 世纪(至少直到 70 年代)实际上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欧洲大陆的战争,殖民战争,内战。20 世纪的战争意味着占领、迁徙、剥夺、毁坏、大规模屠杀。战败的国家往往失去人口、领土、安全和独立。但是,即使那些从形式上获得胜利的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对战争的记忆通常也与战败国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都可以说是突出的例子。还有一些令人惊异地频繁出现的例子,这些国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毫无理由地浪费了胜利给予它们的机会。以色列在取得 1967 年 6 月战争胜利之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再者,20 世纪的战争往往意味着内战,往往掩盖在占领或“解放”之下。在 20 世纪普遍发生的“种族清洗”和人口被迫迁移中,内战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印度和土耳其到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内战就像外国占领一样,在过去几百年里是最大的“共有”记忆之一。在许多国家里,“将过去留在身后”——也就是说,一致同意克制或者忘却(或者否认)对晚近国际冲突和种族之间的暴力的记忆——成为战后政府主要的目标:有时达到了目标,有时超过了预期的目标。

美国避开了这一切。美国人在远比别人更有把握的情况下经历了 20 世纪。美国从来未被别人占领过。它没有因为被占领或者被肢解而损失过大量平民,或者大片国土。尽管它在殖民战争